

在我国传统文化中,只有大地、乡土或原野,没有“荒原”这个词。荒原这个词最早出现,应该是在五四时期。那时候,有艾米莉·勃朗特的小说《呼啸山庄》和奥尼尔的剧本《荒原》翻译成中文,“荒原”才不仅作为一种文学中的情境与意象,也成为新时代的一种新词汇、新象征。特别是五四之后,在冲破了旧文化的藩篱而渴求新生活的时代动荡中,荒原成为了人们向未知世界挑战或征服的欲望和精神的一种存在。

曹禺就是在那个年代受到奥尼尔的影响,写作了《原野》。在我看来,这是曹禺最好的一部剧,他将荒原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,引入他的这部剧中。去年,他的《雷雨》重新演出遭到年轻人的哄笑,但在《原野》中,不会出现这样因为时代的渐行渐远而造成的精神隔膜,不会出现由过于人为之巧合造成的审美错位而引发跨时空的笑声。因为《原野》中的背景,不仅仅是时代的更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窘境,完全可以和现代人共鸣。而这恰恰是“原野”不受时空限制的永恒的象征意义。其实,在奥尼尔剧中的“原野”一词,应该翻译为荒原;曹禺的“原野”,其实就是中国那时的一种荒原。

荒原不是作为文本意义和象征意义,而是作为实实在在的存在,真正出现在我的面前,是1968年7月的夏天。那一年,我21岁。我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叫做大兴岛的地方。一个北大荒的“荒”字,就命定了它荒原的归属。大兴岛,被蜿蜒的挠力河和七星河包围。那时候,我们必须乘坐一艘柴油机动船,才能到达那座岛。乘船渡过七星河的时候,放眼望去,宽阔河水两岸都是长满芦苇的沼泽

荒原记忆

肖复兴

地,再远处,则是一片草荒莽莽,风吹而动,一直平铺到天边,连接到看不清的地平线。那块看不清的地方,就是大兴岛,其实,就是一片荒原。我才见识到了什么是荒原。在这样一片荒原包围下,机动船轰隆隆作响,柴油马达声被风声吞没,船和船上的人们,显得那么渺小。

后来,我们扎起了帐篷,开荒种地;再后来,我被调到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的师部,一个叫建三江的地方——这个名字是当时我们的师长取的。所谓三江,指的是黑龙江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条江包围的地盘。向荒原进军,是当时喊出的响亮口号。我奉命调到这里去编写文艺节目。记得我和伙伴们编写的第一个节目,是叫做《绿帐篷》的歌舞,里面的第一段歌词是这样唱的:“绿色的帐篷,双手把你建成;像是那花朵,开遍在荒原中……”

现在才知道,当年我们开发的荒原,其实是湿地,被称作大地的肾。这些年,知青重返北大荒成为了一种热潮。前些年,我也曾经回过北大荒,看到如今的人们把当年我们开发出来的地,重新恢复为湿地,“保护湿地”成为和当年“开发荒原”一样响亮的口号。看着已经变得清浅的七星河和变幻了色彩的原野,觉得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。

后来看着学者赵园著作,她在论述荒原和乡土之间的差别时说:乡土是价值世

界,还乡是一种价值态度;而荒原更联系于认识论,它是被创造出来的,主要用于表达人关于自身历史、文化、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的认识。她还说,乡土属于某种稳定的价值情感,属于回忆;而荒原则由认识的图景浮出,要求对它的解说与认知。

赵园的话,让我重新审视北大荒。对于我们知青,它属于荒原,还是乡土?属于乡土,可当时那里确实是一片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原,当年我们青春季节开发的荒原大多是对湿地的破坏,严格意义上讲,并没有什么价值,属于荒原,为什么知青如今把它当做自己的故乡一样,一次次含泪带啼地还乡?过去曾经经过的一切,都融有那样多的情感价值的因素?

我有些迷惘。仔细想当年荒原变良田、北大荒变“北大仓”的情景,和如今又恢复湿地的翻云覆雨的颠簸,该如何厘清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?或许对于我们知青而言,面对北大荒,荒原和乡土的关系,并不像赵园分割得那样清爽。这片荒原,既有我们的认识价值,又有我们的情感价值;既属于被我们开垦创造出来的荒原,又属于创造开垦我们回忆的乡土。

我想起44年前,1971年的春节,我在师部,由于有事耽搁,等年三十要走了,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雪,让我无法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和朋友老乡一起过年。师部的食

堂都关了张,大师傅们都早早回家过年了,连商店和小卖部都已经关门,命中注定,别说年夜饭没有了,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不行。

暴风雪从年三十刮到了年初一,我只好窝缩在孤零零的帐篷里。就在这时候,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。由于暴风雪刮得很凶,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,显得有些断断续续,像是在梦中,不那么真实。但那确实是叫我名字的声音。我非常奇怪,会是谁呢?在师部,我认识的宣传队里的人一个个早就回各团去过年了,其他的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呀!谁会在大年初一的上午来给我拜年呢?

满腹狐疑,我披上棉大衣,跳下热乎乎的暖炕,跑到门口,掀开厚厚的棉门帘,打开了门。我吓了一跳,站在大门口的人,浑身是厚厚的雪,简直是个雪人。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。等他走进屋来,摘下大狗皮帽子,抖落下一身的雪,我才看清是我们二连的木匠老赵。他怀里掏出了一个饭盒,打开一看,是饺子,个个冻成了邦邦硬的瓷瓷。他笑着说道:“可惜过七星河的时候,雪滑跌了一跤,饭盒撒了,捡了半天,饺子还是少了好多。凑合着吃吧!”

我愣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是见我年三十没有回大兴岛,专门来给我送饺子的。如果是平时,这也许算不上什么,可这是什么天气呀!他得多早就要起身,没有车,三十来里的路,他得一步步地跋涉在没膝深的雪窝里,他得一步步走过冰滑雪滑的七星河呀。

那一刻,风雪中的荒原和帐篷,因老赵和这盒饺子而变得温暖。真的,哪怕只剩下这盒饺子,北大荒对于我既属于荒原,也属于乡土。

写作很像恋爱。面对爱情,我不从不惧去爱谁。我最为恐惧的是:一、怕自己无所爱,二、怕自己爱不好,爱得对不起爱情本身。

写作小说十年,我最为恐惧的是:一、怕自己突然死掉,写不完;二、怕自己写不好,写得对不起自己动笔的初心。



因为《散文选刊》工作了几年,我现在还有一重身份是散文的专业读者,即散文编辑,因此也经常被问及一些散文问题。最近就碰到一个写散文的朋友发问:“我写了一些东西,看起来有点别扭,我觉得可能是四不像,所以也没有投稿,自己就把自己枪毙了——你觉得散文的标准是什么?”我反问:“请先告诉我,在你的心目中,散文的标准是什么?换句话说,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框定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地把散文的边界给你划出来呢?”他茫然地说没有。我也诚实地说我也没有。“所以,我觉得,你写的是散文是小说还是四不像都不要紧,要紧的是写得好。我甚至觉得,”我图穷匕见,“如果你真的写出一个好的四不像,那你就是一位伟大的作家,因为你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。”

由此想到了一个词:自由。2014年11期《散文选刊》转载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,作者是青年评论家张莉,题目是《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》,她在里面提到了萧红,她说:“萧红的写作跟‘教养’二字完全不沾边……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都会自我规划的,以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,大多数作家,都不敢、也不试图去做那个‘不合时宜’者……在我看来,作为作家,萧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,在时代潮流里尽可能去寻找属于她的写作天地。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,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。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。这也是我喜欢萧红的原因……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,不在任何事物——亲情、伦理、教条、掌声、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,这就是我理解的写作的自由。”

就外部条件而言,从古到今都没有绝对自由——所有的人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。自由最重要的本质意义,也是在精神领域里——写作,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。自由,就是自己给予自己的礼物。2010年,《最慢的是活着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大同小异的祝贺短信挤爆了手机,几天之后,有一条冷冰冰的短信姗姗而至:“这样下去不行的。”我顿时汗颜。是啊,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而这种不行,我心如明镜——有言说,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有三种:作家大于作品,作家等于作品,作家小于作品。按照此论,诚实地说,《最慢的是活着》是属于第一种。也就是说,这种模式的写作对我而言并不吃力,相对轻松。可是,我就这么一直轻松下去吗?那么,我之后的可能性又在哪里?

这之后的创作里,无论是《认罪书》还是《拆楼记》,我都是在尽力地去写大于我的东西。《认罪书》是2013年度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,在发表出版之后,于2014年2月在中国作协开了研讨会。众多精彩的发言里有两个比喻尤其让我印象深刻,一个来自李东华,她把《认罪书》的写作核心比喻成一个摩托车的发动机,她说:“这样一个摩托车的发动机是否能够带动一辆风驰电掣的奔驰车,到达历史深处,我是有一点点疑问。”另一个来自于岳雯,她说:“你听我们风言风语胡说八道地讲了那么多,肯定会觉得,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告诉你,这事没办法,世界就是这样。写作的困境就像那个让人绝望的罗布泊,你面对着罗布泊要想使使穿鞋,周围一堆人告诉你,该这样走,该那样走,该穿什么衣服,带多少水,怎么看星星,怎么看月亮,怎么制定路线……真到走的时候,就是你一个人去穿越这绝望的罗布泊,谁也帮不了你。”

徒步旅行者想要穿越罗布泊,摩托车的发动机要拉一个奔驰…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一想起这两个比喻我就想笑。我很喜欢它们,它们跟我的很贴切。徒步旅行者要翻过一道小河或者小山肯定不是问题,摩托车的发动机要拉一个摩托车或者平板车也肯定游刃有余,但对我而言言大没意思。穿越罗布泊或者摩托车的发动机要拉奔驰肯定很吃力,也走不了多远,可这就是我的贪婪和野心,或者美言说是探索,更有甚者说是志向。

——其实是一回事,探索实现不了就是贪婪,志向实现不了就是野心。我知道自己很可能将来就沦于贪婪和野心的命运,可是那又怎么样呢?

对于那种悲催的命运,我不恐惧。我要做的,就是在它们还没有到来之前,写下去。

——写作很像恋爱。面对爱情,我不从不惧去爱谁。我最为恐惧的是:一、怕自己无所爱,二、怕自己爱不好,爱得对不起爱情本身。写作也是如此。写作小说十年,也许最因为我满意的:一、从不恐惧去写什么,也从不惧写出来的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。我最为恐惧的是:一、怕自己突然死掉,写不完;二、怕自己写不好,写得对不起自己动笔的初心。至于这个时代,狄更斯《双城记》有言: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。”而我记得,这个时代其实是最好的时代。为什么?答案很简单——因为我活在这个时代,我只能在这个时代写作,别无选择。

不恐惧和最恐惧

乔叶

冷雨野鸭(外一篇)

苏连顺

霜降将至,雨,却是依然那样密集平和、均匀务实、活泼泼地打着。我有看外出赏雨的习惯。出门即是湖,湖畔即是亭,雨伞不用带,淅淅沥沥,哗哗啦啦,夺门而出,三步并作两步,顿时便融入湖上的雨景中了。

湖水那样迷蒙,迷蒙中掩映着澄澈、纯净;湖水那样朴素,朴素中显露着单纯的本真。从天空直落下来的雨线,那样连贯,发出了如筝如弦的清响、珠玉迸溅的喧哗。

在湖滨的廊亭下,一名中年女士正在举着相机,全神贯注地捕捉着。我保持着距离,屏住呼吸,惟恐一句话叨扰了女士的雅兴。

那女士蓦然摆下手来,见了我一阵抑不住的惊喜:哦,太美了,太有情调太有趣味了!这时,没待我问,就饶有兴趣地指向湖心:大爷,您看,那里有三只黑影,是不是野鸭?您看那个头之小,是不是乳鸭?限于目力,我一时焦急得竟寻它不着……倏然,湖面掠起一道银光水波,斑驳驳驳,前一后清晰地贴着水面,啾啾啾啾地竞相赶路划着双桨较着劲地争渡,使平静的湖面陡生波澜涟漪。我连说:绝对是野鸭,乳鸭。

再后边,又有六只野鸭优雅而轻松地荡着双桨疾奔过来,女士上来急举相机,捕捉了野鸭雨中飞掠水面的美景。

她又说,您看见前边那个小岛了吧?刚才有一只已经前行登陆了。正说着,就见小岛的草丛一阵摇曳,一只黑褐色小精灵闪电般跃入水中,忽而扎猛子跃起,抖擞翅膀,忽而原地翩翩起舞,大声地呼唤,迎友友朋回归。风清气清雨如烟,天蒙蒙水滟滟,野生乳鸭闹翻了湖水,为平淡添无尽野趣。它们那样地轻盈、快捷、潇洒,那样地盈盈秀秀、不畏风雨,令我不仅喜爱,而且颇有几分敬佩之心。

我窃窃地想,今夜降温,它们就栖息于这芳草萋萋的孤零零小岛上吗?它们还在发育成长阶段,竟有这样的恢弘气度?春江水温鸭先知,“冷湖凄雨鸭先知”。这是何等敢于挑战的气魄?

大地,是大自然的一部分,湖泊是大地的一部分。眼前这一部分足够我观察、领悟、联想了。再加上眼前的雨景、雨趣,足够我诉诸素描、书画、音乐矣。雨中的一切,令我悟到了大自然的真理,这是自然而然、浑然天成的朴素本色。

将近孤岛时,忽地从岛上葱葱葱葱芦苇荆棘间,有三五只同样个头同样身形同样活力的野鸭纵身一跃,沉入水中,然后浮出水面,吱吱呀呀,热情澎湃地对冒雨归来的兄弟姐妹表示了真诚友好和热情欢迎。活泼天真的野鸭团聚了,相拥了,相融了,悄无声息地重返它们的栖息地了。

那女士连续抢拍了好些雨中和谐活泼的镜头,欣欣然又到别处采风去了。

我不能再久待下去了,雨愈下愈密愈冷,我抑制不住地直打哆嗦。回来路上,尽管冷得战战,但我内心有

几分激动:活得遒劲矫健,须到风雨中沐浴成长;活得顺达,须时有起伏跌宕;活得简单平凡,也要确保心性灵性不衰不竭。

放情七里海

苏连顺

早就想去七里海,金秋乃成行。慢慢靠近七里海,隔窗望去,满眼簌簌芦苇,满眼袅袅野花,满眼湿湿沼泽,满眼粼粼蟹塘,满眼漾漾淀湾……再深入,便见一望望不到边的明亮迷蒙的潺潺缓缓的波光,我断定,那就是遐迩闻名的海中隐海之所在了。

下车凭栏远眺,一股接一股的秋风从天边吹拂过来,从海滨吹拂过来,从远远近近芦苇丛中吹拂过来。这种感觉真好,跟熟悉的家乡的潮白河,跟现在朝夕相伴的湖湾,简直是一种开阔、拓展、延续,是一种自然的呼应。顿觉心旷神怡,畅快淋漓,惬意之至。

远远近近的人们都在钓蟹,中午吃饭,稠密繁华的一家家农家餐馆,十桌二十桌,都张牙舞爪在吃蟹,大块朵颐。进入七里海,养蟹,钓蟹,购蟹,吃蟹,说蟹,似进入了螃蟹张狂的世界,饱了蟹文化的兴味。

昨夜悄悄地下了小雨,地上水波汪汪的雨点,好像螃蟹吐出的泡泡。我不时看外边的雨景,心想,要是迷茫秋雨飘游七里海,该多畅快。

七里海属濒海沼泽,地势贴近海平面。海河流域本来就是十年九涝,而它位于海河流域的最下游,再加上潮白河纵贯其间,南北两侧还有蓟运、永定两河流过,所以每至汛期,三条大河洪水滚滚,灌得七里海及其附近波涛滚滚,汪洋汹汹。鱼虾多得让你难以想象,那螃蟹大白天就在土道上来来往往成群对无忌横行。

水、淀、沽、湾、湖、海,湿地、芦苇、蓝天,舒舒无遮,才

有鱼蟹,才有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,才有来此逍遥乐居且频频繁衍的鸟类。在人鸟共居的所在,请勿贴近来此安身的鸟,让它们静静地栖息、生存、繁衍。即使有专吃大鱼的“长脖老等”,也尽量不要用枪毙了吧——少一点污染,少死几条鱼,也就足够它吃了。

打捞时节,几百上千斤花雕银鲤,网聚一起蹦蹦跳跳不止,水花浪花漫天飞溅,四周起网的人笑着,说着,唱着,背景是七里海无边漫远的湿地,真是一幅当代水产兴旺丰乐图。包括白鹤、黑鹳、大小天鹅在内共182种鸟,单那“鸟的天堂”的称誉,就足以让人慰藉,浑是一种吉祥一种福分一种骄傲了。

在那貌似荒疏的旷野,在那鸟群飞翔鸣啭的水边,在那无际无涯芦苇野花丛中,我生出了一种自私的念头,倘若用泥巴堆起一间茅屋,放牧,养鸡,垂钓鱼蟹,过一番“世外桃源”的野居生活,在原生态中尽享诗一般生活,该是多么神秘瑰丽的诗情禅境。

一方土一片苇,一层苇一重浪,一圈苇一泓塘,一圈苇一洼淀。遍野层层相拥道道相挽气势恢弘的芦苇屏障,天地芦苇相接,泽芦苇影相映,形成那涟涟粼粼无边无垠的七里海。那是怎样的气势,怎样的灵性,怎样的色彩,波浪的咆哮,芦苇的窸响,交融一起,天籁之声,浑如管弦鼓,灵动,曼妙。每一缕波浪,都是芦苇的一片绿叶。那波浪,那芦苇,时而黄,时而绿,时而蓝,时而亮,却不见衰枯之痕迹,永远给人一种勃勃生机勃勃活力。

凡到这里游览者,面对简单、单纯的大自然,还惆怅、抑郁吗?还精神不振、面无表情吗?我有时担心,倘若这简单、单纯的七里海,其个性、其本真、其特色被世俗喧嚣了,被浮躁利用了,被“模式”规划了,那还有意思还有生气还有活力吗?还有大大大大“海”的波澜壮阔吗?

七里海,我在你的身旁,为舒舒而守候,为清激而守候,为宁静而守候,为野趣而守候。

有钱任性

荣智慧

千爹的“生意”都毁了,依然自我感觉良好。普罗大众也有自己的“任性梦”。我有一个朋友,第一次到东方娱乐之都澳门时着魔于骰子大小点数之间。她没听我见好就收的劝阻,最终千金散入庄家口袋。稀奇的是她面不改色,一笑置之。见我疑惑,她淡然用洋文解曰:“We lost money, but we have bought happiness.”好一个现代版的“千金难买一笑”!当血汗钱化为筹码上的数字符号时,确实营造出一种“钱不再是钱”的幻觉。此时不去顺应内心压抑已久的任性性格,更待何时?

时至年底,则是全民任性狂欢的时候。“双11”购物狂欢硝烟初散,“双12”战役又随后打响。海淘风气日盛之下,还有西方的圣诞打折潮,以及美利坚的“黑色星期五”大特购。时长近两个月的跨年疯狂买买买,满足了我们的任性,充实了马老板、刘老板、张老板以及某“风”各“通”勤快的快递小哥们的腰包。

试说新语

老刘接了骗子一通电话,倾家荡产,还欠下老友十几万的债务。然而他却引出“有钱就是任性”的“神回复”,缔造又一网络热词。

为了“考察骗子还有什么骗钱理由”,在早就发觉不妥的情况下,老刘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满足骗子的胃口,这样的故事足够任性。虽然害得老刘山穷水尽,骗子最终得利却“只有”几十万,似乎老刘还称不上有钱。

对于那些“人上人”来说,“有钱任性”是平常不过的游戏。一国之君如桀纣幽厉者,任性得无以复加,遂有酒池肉林、烽火戏诸侯等出行径。富豪达贵有坚实的仓廩作为后盾,任性起来同样气度不凡。西晋王恺石崇争豪,石崇故意打碎王恺引以自傲的两只高脚珊瑚树,再展出自己所藏的多株三四尺高的杰作。炫富成功而且狠狠羞辱了老冤家,石崇笑傲奇珍的典故,可谓有钱任性之极的境界。

有钱人任性的时候不幸被抓到破绽,就丢脸大了。有位迪拜土豪在社交网络爆料自己的奢华日常,却不幸被人从图片中捕捉到他玩盗版游戏光盘的事实。堂堂亿万富翁居然不支持正版,被硬板的游戏玩家们一通狂喷。不过有钱人的逻辑似乎是,“既然老子有钱,为什么怕被你们这群穷人嘲笑?”于是就有某郭小姐之流的“名媛”,任性起来把

不过,无论贫富,任性甚少带来好结果。桀纣幽厉的下场大家熟悉,请写任性史光辉一页的石崇,八王之乱时死于诬陷。“任性”一词起源于东汉马融,这位“达生任性,不拘儒者之节”的经学家,就是因为不听大将军梁冀的话,落得贬职流放还阔自杀。至于今天的“买买买”党,还有一个既血腥又充满画面感的昵称——“剁手党”,叫人一听就毛骨悚然,深明任性之为祸。

有时自己觉得并不任性,但被人贴了标签,也不免要承受非议。网络段子把买楼还珠的韩国人推崇为任性史又一典故级别的人物。这位先生自己也许跟现在的文玩达人一样,觉得淘宝盒子、收藏木头颇有意思。但韩非子介绍其故事后,他被人取笑了几千年。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资本家,也于了一件看上去很任性的事情。他们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,也不愿意把它降价卖给穷人。经济学家说运输仓储还要成本呢,折价卖出去亏得比倒进河里更厉害。但反资本主义阵营不管这一套,如此浪费基本民生物资,资本主义腐朽残忍的罪恶可见一斑。

唠叨了这么多任性故事,想来还是老刘最有气概。他不停地主动投入圈套,竟然迫使骗子用光所有骗钱的借口,最终落入法网。用自己不歇的任性,战胜骗子无限的贪欲,真有一种侠之大者牺牲自己成全家国的悲壮。